

人在天涯

皮皮点名

丁清友

“爷爷!”“哎。”“阿姨!”“小美女真乖……”正在“点名”的女孩小名叫皮皮,圆乎乎的脑袋,胖乎乎的脸,一双大眼睛乌黑发亮,笑起来嘴边还有两个酒窝。就餐时间“点名”,是皮皮与项目部人员交流的主要方式。一个月前,她随奶奶从陕西老家来到中铁十五局四公司新疆乌鲁木齐联络线项目部探望爸爸、妈妈。初到项目部,皮皮一下懵了,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她有拘谨不安,瞅瞅这个、瞧瞧那个。“叫爷爷”“叫叔叔”“叫姐姐”大家都伸长了脖子等着她“点名”。

这也不足为怪,聪明可爱的皮皮,千里迢迢来到偏僻而又遥远的工地上,不仅缓解了爸妈的相思之苦,也给工地上单调的生活增添了欢乐。大家说她是小精灵、开心果。工余饭后,都喜欢围着她逗乐。

其实,皮皮自己不知道,她的到来,引发了这些爷爷、叔叔、阿姨们的无限想象。有的说“我孙女的个头比皮皮高一点”,有的说“我的女儿跟皮皮同岁……”总之,皮皮的一举一动,总会让他们想起儿女或者孙子孙女的模样。有时,他们忘记了买菜,忘记了饭香,思绪如脱缰野马,肆意奔腾,心头涌起吻别儿女、难舍难分的离愁,回味着以身代马、与孙嬉戏的欢快……

一天午餐时,皮皮例行“点名”。当她叫到同桌蔡阿姨时,这位阿姨没有答应,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她,良久才轻轻地吐气:“叫我妈妈。”皮皮迷惑不解,扭头看着妈妈,又看看正在执着等待她的蔡阿姨。“叫我妈妈。”听到蔡阿姨再次请求,皮皮稍有迟疑,随即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皮皮没想到,这次“点名”换来的不是欢笑声,只见“妈妈”在答应的时候,两眼溢出了晶莹的泪滴。

皮皮一看情形不对,以为自己惹了祸,“哇”的一声哭了。坐在旁边的妈妈急忙抱起皮皮,“宝宝不哭,是蔡妈妈想她的宝宝了。”

皮皮不清楚,这位“蔡妈妈”是项目安质部副部长,已经6个多月没见到心爱的女儿了。是活泼乖巧的皮皮,拨动了“蔡妈妈”内心深处那根思亲的琴弦。

皮皮给大伙儿带来了欢乐,特别是偶尔的张冠李戴,让大家哭笑不得。

前天中午,一位“叔叔”从工地回来,看到正在吃饭的皮皮,取下安全帽蹲到皮皮面前,指着自己的脑门,对皮皮叫一声。皮皮眨动双眼,迟疑地叫了声“爷爷”,对方摇摇头,皮皮又叫了声“哥哥”,对方又摇摇头。皮皮不知所措,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大脑门。一看这情形,旁桌一位叔叔打抱不平了:“你这工地值班才几天,就变成‘四不像’了,爷爷不像爷爷,叔叔不像叔叔,哥哥不像哥哥,皮肤也不像中国人,这不是存心为难皮皮吗?”

皮皮似乎受到启发,眼前这个人似曾相识,她冲着这位黝黑的汉子,甜甜地喊了声“叔叔!”“哎,这就对了,才几天时间就不认识叔叔了。全怪这紫外线,让叔叔换了层皮,也怪叔叔这几天长得急。”餐厅内再一次爆发出欢乐的笑声。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四公司

戈壁中 最美的风景

殷明

“天上无飞鸟,地上无水草,四处无人烟,风吹石头跑。”千百年来,人们用这样的歌谣传唱着大戈壁。

我对新疆和戈壁滩的原始好感,源自儿时看到的纪录片《新疆是个好地方》,片中记录着喀纳斯、博斯腾湖、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美景,红柳烤肉、烤全羊、恰玛古、什锦酸奶等美食,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跳着欢快的舞蹈……画面动静结合,拍摄手法十分巧妙,把新疆的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

关闭电视,我的耳边依然不停地回荡着“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风光,富饶的花园结瓜果,肥沃的草原牧羊”。从此被西北辽阔这座古堡深深吸引,在我心中,新疆因为有了沙漠的陪衬而深沉,好似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藏着千转百回的情意,那时,我心中便埋下了走进新疆的“种子”。

2017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加入十七局二公司。第一个项目,我选择了心仪已久的地方——新疆,选择了参与京新高速公路建设。尽管身边家人和朋友都百般劝阻,但一心只想圆心中的那份诗意的我,没有一丝动摇。

从第一天抵达哈密市伊吾县到现在,我已经在新疆待了快三年。三年的时间,新疆和戈壁滩在我心中,从一个神秘客,变成了个坏脾气的老头。这里气候变化无常,大风频繁,昼夜温差大,交通不便,干燥缺水……夏季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以上,鸡蛋埋进沙子里,一会儿就能熟透;一双新皮鞋,可能鞋底三天就会被烫掉。但即便如此,我没有一天萌生退意,因为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留在戈壁滩上的“战友”,他们比我待在新疆的时间长多了。

在这里,一个个或刻骨铭心或平淡温暖的故事,如同承载着满满回忆的“时光机”,不断丰满着我的精神世界。我喜欢把开发建设新疆的人们比作一颗颗恒星,日月更替,斗转星移,他们执着而坚定,闪耀于荒漠戈壁,点亮了无数个混沌的夜晚,让大戈壁的星空因为他们而更加璀璨。

作为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我为自己能给“战友”们在艰苦工作环境中提供一点点便利和舒适而欣慰,也为自己能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他们可爱、质朴、纯真的面孔和故事而快乐。在我心中,他们的微笑,是茫茫戈壁最美的风景。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感悟瞬间

在北京时,住的地方附近有家新开的店,限量卖香酥牛肉饼。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经常排着长长的队。一直好奇他家的饼到底有多好吃,能吸引那么多人。我忍不住也去排了一次队。

站在队尾往店铺里看,有和面的、包馅的、烤饼的、售卖的,纯手工制作。排队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和大妈,等待的时间家长里短地聊着天,说话的腔调京味儿十足,倒也十分有趣。

这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七八岁的小男孩排在了我的后边。从她和儿子的对话中得知,她也是偶然路过,看见这么多人排队,就想买两个尝尝,下午还要送孩子上补习班。男孩乖乖地站在妈妈身边,认真地数了数,前边还有11个人。

等了一会儿,那位妈妈似乎有点焦急,搭讪地问我:“这家的饼好吃吗?”我确实也没吃过,只好礼貌地笑一笑:“不知道呢,我也是第一次啊。”

慢慢地,我发现:这家的牛肉饼是现烤

现卖,一锅最多出30个,每人限购6个,但烤制时间至少要25分钟,难怪总是在排队。

时间好像又过了很久,小男孩又数了一遍,前面还有6个人,队伍后面也多了不少新排队的。我注意到,那位妈妈显然是个急性子,不时探出身看饼做好了没有。她一会儿说“不买了!”,转身看着身后越来越长的队伍,又舍不得已经等待的时间;一会儿又抱怨怎么那么慢,“等排到了一定要买4个。”一阵香味飘来,新的一锅牛肉饼已经出炉。前边的5位顾客每人买了6个,到我这儿正好售罄。又要等。

小男孩无聊的蹲在地上画圈圈,妈妈在旁边絮絮地唠叨:“每人限购6个,前边的人就都要买6个,吃得完吗?”“妈妈,那我们买几个?”“6个!要不然太亏了。”我偷偷笑了笑。

正当我沉浸在手机短视频时,新的一锅牛肉饼终于出炉。听见我说要买4个,男孩的妈妈立刻问:“你只买4个?那我是不是可以买8个?”我有点疑惑:“不是每人限购6个吗?”

“我把你那两个买了。”她指了指小男孩,“再说了,我和儿子算俩人!”

回去的路上,我吃着冒着热气的牛肉饼,味道确实不错,但与近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相比,却有点不值得,越想越觉得“亏了”。就像刚才那位排队的妈妈,本来只想买两个尝尝,但排队等得越久,付出的时间和耐心成本也越多,想放弃又舍不得已经投入的时间,最初的“两个”已经不能满足,想要的也越来越多,4个,6个,直到最后想要买8个。虽然她不一定真的需要这么多。

难道不能提高效率吗?饼的烤制时间长,可以增加烤炉;制作时间长,应该合理分配人工。但开张这么多天依旧大排长龙,甚至在顾客排队时,店员也在倚着墙边说笑。这就说明店家不是纯粹为了把饼卖出去,而是有意让顾客排队,从而吸引更多客人。

不得不承认,这家店很会做生意,善于抓住顾客心理,用纯手工、限购和排队等方式吸引顾客,形成聚集效应。中国人是很爱凑热闹的,人越多越能吸引人。所谓的

“网红店”也是如此,更有甚者,花钱雇人专门排队,只为吸引顾客。

这样的“套路”屡见不鲜。生活中,购物时先提价再优惠,下载软件时先免费再收费;工作中,同学相聚,战友叙旧,酒酣耳热之际搞定人情往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性的弱点,诱导我们一步步心甘情愿地“陷”进去。

网络上有句话叫“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虽是调侃,却点明了不正之风的“侵蚀力”。在生活工作中,我们可能会遇见各种“套路”“陷阱”,在“人多随俗”“人之常情”中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上当受骗,成为别人的“棋子”。

因此,与普通群众相比,党员干部更要有清醒的头脑,不可迷失在“理所当然”的“套路”中,不知不觉落入违纪违法的“陷阱”。“牛肉饼”虽好吃,却要经常反思自己,是否背离了初心,欲望膨胀,落入别人的“圈套”而不自知,避免付出惨痛的代价。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三公司



乐活铁建 (第七届书香铁建女职工摄影作品)

刘晓妍 摄

岁月如歌

韩付霞

父亲的梦想

宛如一条白色巨龙的动车贴地“飞行”,父亲望着窗外疾速后退的山头、桥梁和庄稼,眼中充满了欣慰和满足,这是父亲第一次坐高铁。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农村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下雨时,更是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脚出来了,鞋子却陷了进去。如果长时间不下雨,路上则会有厚厚的浮土,一阵风吹过,路人全都成了灰头土脸。

标准“文盲”的父亲一直渴望能让我们姊妹5个过上好日子,他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当季什么“最火”,就收购什么。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将父亲收购来的枣、辣椒、棉花,按大小好坏分出一、二、三、四等。第二天父亲便先把这些好类的拿去卖掉,再去收购,如此循环着赚取中间差价,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后来,我们姊妹5个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再苦也要供我们几个上学。可因为我们年龄挨得太近,最终,年龄最大、最懂事的大姐还是辍学了。那一天,大姐哭了一整天。半夜醒来,我发现父亲也在抽泣。

大姐在家干了两年农活,便去青岛打工了。一星期后,当我们全家人匆忙跑到街上小卖部接听大姐的电话时,父亲听出姐姐有些哽咽,当即决定要去青岛看大姐。第二天一早,父亲便赶到了德州火车站,那是父亲第一次坐火车。

父亲在德州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才挤上东去的列车,列车启动后,像一头负重老牛走走停停。七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青岛,父亲见到了大姐,俩人泣不成声。

再后来,姐姐们陆续成家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铁十四局,这让父亲倍感自豪,他说这是大企业。他常常会问我:“你在外面都干什么工作?”我说:“修高铁。”父亲不解,问我:“高铁长什么样?和普通的火车有啥区别?”我详细地描述着,希望能让他明白,但父亲依旧无法想象。我下决心一定要带父亲去坐一次高铁。

一天,父亲兴奋地把我微信上的一条视频转发给我,说刚刚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我们正在青岛修建的跨海大桥。然后小声问了一句:“你还是那么忙吗?我能去看看你吗?”这一刻,我怅然若失,已经半年多没回家看父亲了,家乡通高铁好多年了,我却还没带父亲坐过。“当然可以!”我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次,父亲从德州到青岛只用了3个小时。我先带父亲看了看我们的项目部驻地,“高大上”的项目部让父亲惊喜交集,赞不绝口。

随后,我又带父亲到工地参观了正在修建的国内首座节段拼装双线跨海大桥——青连铁路跨胶州湾特大桥,也就是父亲在电视上看到的山东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气势恢宏的施工现场让父亲瞠目结舌。

我告诉父亲:“等我们修的这条铁路通车后,从咱们德州到青岛的高铁还会再缩短一个小时呢。”父亲听后高兴得笑了起来,那爽朗的笑声在海上久久回荡。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三公司

心香

听雨

于方丹

昨夜北京落雨,我正站在厨房洗杯子。水台正对着窗户,一阵凉风不时吹进来,忽而听见哗啦啦的雨声,与水台叮叮咚咚的洗刷声混在一起。我抬头看向茶黑色的窗外,几棵柳树的黑影被吹得“披头散发”。

我的心里泛起一阵愉悦,从小听到雨声我就很开心。小时候一旦下雨,去学校的小路就变成了积水坑的乐园,我和小伙伴们穿好水靴,愉快地蹚过水坑去上学。如果雨下得更大,就可以坐在自行车后座,猫着腰、蜷着头,藏在爸爸的雨衣后摆里,听一路车铃叮叮、喇叭滴滴、人声嘈嘈,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在那个狭小空间里,却有一种藏身“秘密基地”的快乐。

小时候的雨夜夏夜,我总爱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散步,潮湿的空气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一路上都是蛙叫虫鸣。妈妈会耐心地告诉我,“呱呱”是青蛙,“吱吱”是蟋蟀……工作后,小区外是一片郊野公园,每到夏秋,下过雨总会鸣声四起,每到这时我总会想起妈妈的话,饶有兴趣地认真分辨不同的叫声,像是打开了一场雨附赠的礼物。

今天早上起床后,听见窗外还有零星雨点敲打着窗户,上班的路上,只见沿路的柳树被一夜的雨吹打得好像更垂了些,枝条上缀满水珠,一阵风吹过,扑簌簌地落了一地。

我突然想到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

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少年的雨,虽没有红烛罗帐,但在雷声中从操场跑回教室的喧闹,也有刻意冲到雨里又被浇回来的顽皮……现在听到雨声,会在上班早高峰看着横斜雨注踟蹰不已,然后在迟到“生死线”前奔出家门。

不知道几十年后的我,再听到雨声会是什么心境。也许那时,时间都已经把焦虑变成了从容。

我们撑一把伞,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回过头看,云在青天水在瓶。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物流公司

看桥说桥

李 彧

前几日,单位组织宣传干部到位于合肥的巢湖跨湖大桥项目开展新媒体培训。我扶着陡峭的楼梯爬上桥墩,入眼是另一座主塔的塔顶。在巢湖的两岸,两座主塔相对而立,静静地等待合拢的瞬间。

桥是什么?两个基石,一道桥面,承载起往来的行人和车流。它是一个支架,支撑着城市的发展;它是一个纽带,勾连起交通的动脉。

在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热闹场面,也不同于一般工地的嘈杂喧嚣,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工人们抬着粗大的缆线,进行着梁段的焊接。神秘的大桥在他们手中,就如同在搭乐高积木。

从进入单位那天起,“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精神就一直在我心中。在鹰厦铁路滔滔江海边,在沪昆铁路的崇山峻岭中,在移山填海的口号声里,天堑变通途。几十年来,在铁道兵、中国铁建人的手

中,一座座大桥在祖国大地上崛起,见证着铁道兵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如今,桥已经和我所在的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磨灭的印记。建桥,不仅仅是一项工程,一份工作,对我们而言,对城市发展而言,都有着更深的意义。它坚守着,默默地承载着生命的重量;它矗立着,无声地展示着建设者的风采。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四公司

因为刚好遇见你

杨宇蛟

我的爱人:

是否很惊奇收到我的来信?因为有太多话藏在心里,只能用这种方式与你分享。

那一年,阳光透过树枝,投下斑驳的光影。大学4年都没有见过面的我们,被安排成了演出搭档。谁也没料想,我们抓住大学的尾巴开始了恋爱。

那一年,福建长乐与湖南怀化的距离是1298公里。因为相识太“晚”,你签到中铁二十四局南昌公司,而我已经在家乡的银行转正,恋爱一开始就是遥遥无期的异地。因为我,你会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隔几个月来看我一次,熟悉了我家乡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因为你,我早上8点倒班车到县城,再转车到省城候机,见到你已是晚上8点……隔着1298公里和手机屏幕每天固定的问候,让我们渐渐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生活每天重复着,直到一张调令的到来。

那一年,你到了新项目,新的工作环境和角色,催着你更加努力地工作,无暇顾及

其他。我也换了岗位,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彼此的距离是2470公里。因为无法想象对方的工作环境,都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地理解,竟生出许多嫌隙,这段感情亮起了黄灯……

这一年,终于,我站到你面前,来到了你身边。你说你有梦想,不想放弃,总要有人取舍。是的,因为爱情,我辞掉了银行的工作,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离开了家乡,从一名金融人变成了工程师,从家属变成了战友。我们并肩作战,一起学习进步,互相鼓励打气。2018年10月,在项目领导和同事的祝福中,在工会的帮助下,我们迎来了自己的婚礼,今年“工地宝宝”也即将诞生。生活

没有大起大落,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但把这份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紧紧握在手心中,平平淡淡才更真实,不是吗?

多少人都说我傻,放弃安稳的生活,去选择一个不明确的将来;也有多少人说我勇气可嘉,在年轻的时候敢于遵循内心最真实的选择,只是在选择之后通过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而你,也是如此,你说你有梦想,心中有坚持的东西。最开始我不理解,后来在真切切看到因交通不便导致的经济落后、生活水平的差距,才真正理解你,理解工程师的使命。小至与我们这些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大至国家经济发展布局等

等,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希望你我不忘初心,坚持信仰,努力追梦。

工作的特殊性注定我们要辗转于祖国各地。有人说我们像浮萍,居无定所,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们是在游历和丈量祖国的每一寸河山,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因为心之所向、梦之所及,心有栖息之所,那就绝不叫流浪,何况在这条路上并不孤单,所有的工程师都是我们的同行者。

我的爱人,因为刚好遇见你,此生相知相伴相守,风雨携手共进。

永远支持你的妻子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四局南昌公司

